

東萊呂太史文集

二十六

宋版麗澤論說附錄

第四冊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三

門人所記詩說拾遺

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詩人之心然後玩之

詩三百篇大要近人情而已

看詩且須諷詠此最治心之法

看詩者欲懲穿鑿之弊欲只以平易觀之

易者若有有意要平易便不平易

今之言詩者字為之訓句為之釋少有全得一篇之意者

上蔡曰善乎明道之言詩也未嘗章解而句釋也優

游吟諷抑揚舒疾之間而聽者已渙然心得矣

詩有六體須逐篇一一求之有兼得者有偏得一二者

興於詩興發乎此也

看詩須是以情體之如看關雎詩須識得正心一象

過之便是私心如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此樂也過

之則為淫求之不得張轉反側此哀也過之則為

傷天生蒸民有物必有則自有準則在人心不可

過也



凡觀詩須先識聖賢所說之例如孟子言不以六
害辭不以辭害意又太序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又橫渠言置心平易始知詩之類皆是

前人於詩有舉之者有釋之者舉之者斷章取義
之者則如大學之淇奧乃正釋詩之法也又詩經
寬不可泥著然亦不可只便讀過若只便讀過必
不見其言外之意趣

常人之情以謂今之事皆不如古懷其舊俗而不達
於消息盈虛之理此所謂不達於事變者也達於
事變則能得時措之宜方可懷其舊俗若唯知舊

俗之是懷而不達於事變則是王莽行井田之類
也序中此兩語亦有理

葛覃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歸一事耳再三讀後序
謂尊敬師傳善得之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被周行周
行猶道周也方采卷耳之際未盈頃筐忽思賢人
更無意采卷耳故且寘之道周後三章說賢人在
道路深山窮谷中僕馬疲瘁勞苦之態后妃處深
宮中豈識此事今乃纖悉曲折若親經歷者蓋思
之既深體之既至故不出深宮而自知之云何詩

風化中鬼且之人雖皆可為公侯之用然觀其
之丁丁施于中遠施于中林雍容閑暇但知己
為鬼且而不自知其才之可以為公侯之用則
三之風化可知矣

漢廣 漢廣一章已知游女之不可求矣二章三
復思秣其馬秣其駒蓋義理未勝故雖明知其
可求而欲念數起也室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
治水若驟遏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矣故

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

每章有秣馬秣駒
思是不禁欲之起

終之以不可泳思不可
方思是速禮之復也心一復則欲一衰至于

至于三則人欲都亡而純乎天理矣嗚呼漢唐
詩其室欲之大用歟

鵲巢 居已成之鵲巢受百兩之厚禮為夫人者
思苟無純靜均一之德其何以堪之

栢舟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如賈誼所謂汎乎如
繫之舟也當此之時使賈誼之徒處之不免有
舉遠引放意林泉之意而仁人則不爾也我心匪
鑿不可以茹茹納也仁人之心好其所好惡其所
惡非如鑿之妍醜皆納漠然無心也漠然無心則
異端之槁木死灰者爾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凡在

朝之人皆可謂之兄弟言其皆為習俗所奪亦不
可依據也然仁人終不肯坐視故猶往告之薄淺
也淺言之且怒況深言之乎憂心悄悄此見仁人
之憂也常人有憂則荒亂煩惑仁人處之但悄悄
然荀子所謂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是也日居
月諸胡迭而徵言日徃月來世事轉短促微小常
人見此亦皆有憂但不如仁人憂之在身而近且
切也四方之廣非不能奮飛而隨我所適也但仁
人不可忍棄去爾

綠衣 序言莊姜傷已深得其意傷已者非但悲傷

而已又自反其已之未至後兩章尤深切綠絲乃
女所治則上僭亦已之所致締綌綌所以來風則上
僭亦德薄之所招至此蓋無復忿疾其夫與妾之
意但事事皆引咎於已而自傷不至古人爾

谷風 此詩大抵極叙婦人之忠厚深言夫之薄惡
也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婦人
自言我被棄逐戀戀不忍去所以行道遲遲中心
有違違不安也而夫送我乃不遠而近送我至于
門域以我之厚責彼之薄也誰謂荼苦止如兄
如弟伊川之說為善云荼至苦也乃以為甘新昏

非禮之正也反好之如兄弟涇以渭濁止不我屑
 以既看得涇水濁愈見得渭水混混然清潔可喜
 此所以宴爾新婚不我屑以也我有旨蓄止以我
 御窮鄭氏說似未暢蓋言春夏之~~未~~雖美到冬月
 則無菜矣故必藏其菜以備冬月用新婚如今雖
 美到窮困之時則背汝矣何如不逐我留待窮困
 時用乎此尤見其窮困不忍去之意凡民有喪
 匍匐救之如鄭氏說謂凡民有喪禍之事鄰里亦
 盡往救之况我於君子家事之難易乎是以疏喻
 親然意不相屬當從伊川說伊川云周睦其鄰里
 鄉黨莫不盡其道蓋語簡人不易曉其意蓋謂此
 章舊婦追述其在夫家時之勤勞不問淺深不問
 有無皆向前去做東隣西舍有緩急時不惜頭面
 去援助如此辛苦皆是為汝乃忍棄我乎

卷六 二

二六

旄丘 狐裘蒙戎止裛如充耳我流離顛沛如此而
 汝之衣服尊盛如此何不救我而使之復國乎叔
 兮伯兮云者尊之至望之切也
 北門 二章三章此有以見其時世之敗亂而人各
 營私自便才有人肯出來理會公家事則凡事盡
 推與之更不計其多寡及入自外又被室人交相

摧適它人處此何以堪之必翻然遠去而自潔其身然忠臣之計却不出此只自開解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爾退情之心至此而不生吾於此門見忠臣之至

桑中 桑中之詩刺奔也其公室淫亂男女相奔所謂云誰之思期於桑中要於上宮送於淇上想見當時之人其為惡期於幽遠豈欲人知之然其思其期要處送處一一張露洞見如在目前皆不得而揜蔽信乎誠之不可掩也衛詩三十有九其淫亂者十有一陳鄭之風亦然其可鄙可耻如此何為載之於詩邪蓋聖人之心與天為一雖其詩之辭似乎淫佚而其詩之意則未嘗淫佚桑中之詩可見也如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聖人之大寶曰至人未嘗以富貴寶位自嫌故說時不見有嫌自然道得安穩若後世之人以是自嫌者宜乎為可鄙可耻而不敢言也

載馳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許穆夫人欲歸唁衛侯情也大夫尤之者以禮義責之也卒章謂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是大夫之禮義不能奪夫人之情也

禮義不能止其何以謂之止乎禮義邪蓋詩人書
在言外許穆夫人切於唁衛舉許國之人不能奪
其情然而終不敢往此所謂止乎禮義也

觀此詩須見得言外之意許穆夫人於兄弟則仁
之至終能以義自克則義之盡也一章言其思想
之切夫人居深閨之中雖未嘗驅馳適衛而思衛
之切其道路之經歷山川之跋涉馬行之遲速常
如在目前許大夫雖爲我適衛其跋涉則勞矣然
我不得歸終不能解我之心之憂此章最見其思
之切 四章蠶治病之物白不病者觀之采蠶若

可緩自病者觀之采蠶爲甚急夫人之思衛自無
家難者觀之若可緩自有家難者觀之爲甚急夫
人舉此以譬之最切大氏平居以義責人不難而
能體人之情爲難今許人徒知以義止夫人之行
而不思夫人之於兄弟篤厚如此雖女子善懷亦
是人各有所見而行之 五章言作詩時在四五
月之間國破民流徒見麥芄芄然在野與王黍離
意同夫人思控告大邦不知誰可因依又不知誰
能極力救之大氏邈然不以宗國爲念者固不
論惟許夫人思衛之情如此之切終能自克

歸所以見其

淇澳之詩美武公具美質而又假切磋琢磨之力也
釋者謂武公不自足其德非也瞻彼淇澳綠竹猗
猗以况武公之德也夫竹之猗猗其枝葉之茂盛
然日未嘗不加長何則其生意未嘗絕也武公之
德雖美然而未嘗不切磋琢磨則其德之日進猶
竹之日加茂也使武公之生一日不加切磋琢磨
之力是猶竹之生意絕於一日其可哉譬夫人之
身使血氣一日而不運則人之生也止於今日武
公之德一日而不假於規諫則其德也亦止於此

而已耳是則德之進無止法非不自足其德也觀
其始章則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是武公之進
德猶可指其迹而議也及其次章則曰充耳琇瑩
會弁如星但見其衣服之盛威儀之美而進德之
迹蓋已泯然而不可知非若首章猶見斧鑿痕也
詩人之辭亦有序矣非特此也前二章瑟兮僖兮
至於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言見其容貌威儀之
盛而不忍忘也至第三章則變其文而不言是何
也此武公德之成也金錫圭璧質已渾然至於寬
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則武公之

德為益至從容中道而從心不踰矩矣武公之德既成斯民之在其德中如在春風和氣中則又非昔日之不可忘也夫言不可忘猶可忘也至於不知其不可忘則民也與武公之德俱化矣是故人言不可忘恩不若任其恩而不自知人言不敢替德不若任其德而不自知然則第三章之意非終不可諉兮之言可盡也

張
自首章至以爾車來以秣賄遷皆我求合太急所以後見棄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易合者必易離離者合之反也小人甘以壞壞者甘之反也如寒暑之相對無可疑者樂其甘而不思其壞此其所以雖自咎而終無及歟

河廣 河廣一詩襄公之母遭桓公見出在衛後襄公立其母思其子之切願義而不敢歸故作是詩天下之事有不可為而不為此理之常力可為而不敢為方是願義然又有一說大抵尊卑上下之分又須是彼此相全襄公之母得罪於先君而出也然蒯聵不能願義而求進終至於父子相距是固子不能全其為子之道然亦蒯聵不能全其子

也今襄公之母却能顧義不歸宋終使襄公不得罪於名教者母寔全之也

君子于役 人之思親亦有兩端後世見其親之行役不歸則歸咎於君上此詩當時雖行役之久不敢歸咎於君但言今既不得便歸苟在彼得無飢渴之患足矣此蓋詩人忠厚之情

揚之水 此詩有閔怨兩義王道盛行之時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蕩蛟龍魚鼈無不犇走運轉於其間及王道衰王澤不行如不流之水雖以人揚之而東薪亦爲之不流彼已之子雖指諸侯說大意謂當時強有力者皆不爲之使故勞佚不均非特怨之亦所以閔之也平公戍申政與晉平公城杞相類如晉文公悼公之時諸侯服從以伯中國女有城戍母家之事

將仲子 無踰我里非謂其恐傷害吾兄弟也不欲明受殺弟之名而陽拒之也仲可懷也感其罄忠而不覺形之於辭氣也多言可畏謂未可亟治而必待其惡稔也深味三章之意則莊公之心不待言而見矣

叔于田 揚氏以毀譽不公譚之固然也然尚有未

盡處民之良心本自不正。救段之美好仁武一時之偽飾耳。而能使民之位。愛若此。使莊公真有此三者。何患民之不向慕邪。而民乃不從。亦可見其無以致之矣。此所以深可刺然。民之從段。固未害其良心。因莊公之不德。而使斯民誤從其似者。則又可傷耳。

子衿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學者。本當自力於學。今見學校廢。便自放慢。而賢者愛傷之意。反甚於學者。悠悠我心者。甚憂其無以在。一日也。縱我不往。教子猶宜。一來況我未嘗不往。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甚言其無所用心之難。一者能深味乎此庶乎其感動矣。

溱洧 溱洧居鄭風之終。蓋男之有厭欲之心。是其風將變處。

還 此詩雖刺田獵之荒。常人但知其荒而不知其於田獵中自有精神。三章之詩不見說其荒。但見其洋洋自得之趣。大凡天下事各有精神。雖賤事亦皆然。自可默識。

十畝之間 十畝之間刺國小而不能居此。舊說也。雖然國雖小。視人君之處。心何如耳。湯之國也。七

十里爾文王之國百里爾當時不聞湯文之民以其國爲小也湯文國雖狹其心之處民則廣矣大矣魏國褊小其君之心亦能廣大而容民乎想其心焦然不寧自處既狹其處民亦狹而斯民始有不足大氏詩人作詩此物極佳桑者閑閑桑者泄泄見國人往來如此之繁則以其褊小而民不散譬之滄海之大山林之廣魚鼈鳥獸不見其多苟畜之小沼聚之樊籠則掉尾相並鳴號終日此無它水少而地狹也閑閑泄泄其國之小可知矣國雖小處於心者不可以小也顏子之在陋巷郊外之田二畝豈能比於魏哉然而克己復禮使天下皆歸仁其氣象以二畝處之而有餘也詩人之意又當以是觀之

碩鼠 無食我黍言汝勿重歛它處甚好我將去之將者欲去其實不去譬之以鼠怨憤極矣猶且不忍去所以見忠愛之深也貫事也號泣也誰之永號言它處無復號泣也

無衣 晉武公始篡宗國而有之以枝葉而伐本根雖能請命無救於逆國人美之而聖人存之何也篡人之國以請命于天子之使遽從而錫之是賞

纂道也且武公非不自有章服待周之錫然後
安則當是時晉雖命未嘗不重也而周王
自視以為輕姑從周自輕之也聖人情周
之名器姑存之以為戒焉通鑑首載始命趙鞅
為諸侯亦得此意

衡門 陳僖公以國小民寡處心不大委靡懦弱愿
而無立志故詩人作衡門之詩以開導之自後世
而觀弱則必將振之以強狹則必將振之以廣今
詩人之誘僖公不告之以闢土地朝秦楚之說而
取其近而易曉者言之蓋僖公所以愿而無立者

正由安於卑小不敢以廣大自期若更誘之以廣
大之事是適投其所畏也况弱之中自有強之理
不必於弱之外求之狹之中自有廣之理不必於
狹之外求之天下之理隨處皆足僖公之國雖小
然其中至理本無欠缺若能取足於其中亦自有
餘且九仞之門固是一廣大校之衡門之小其出入
則一也使僖公知此理則衡門之下亦可以棲澤
長江大河固可以游然以湖溪之水言之其游
泳亦一也使僖公知此理則泌之洋洋亦可以樂
飲僖公正不必以國小自卑也若後兩章又是詩

人反覆誘僖公取足於內不必向外去求

蟋蟀 蟋蟀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蟋蟀朝生莫死猶且潔其羽翼譬小人雖潔其衣服能得幾時小人正自得而君子預憂其不可倚言君此時無所歸且來我處居語曰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此類也三章同

狼跋 狼跋其胡載實其尾說者以狼比周公非也言時世艱難進退皆不可爾公孫碩膚赤鳥凡凡人進退不能之時必須皇惑不寧而周公方且膚體豐碩容儀恬然者此二句可見周公氣象大

凡曾中寬大者雖處艱難之時亦不能移其寬大孟郊詩曰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只是孟郊曾中自窄狹耳

四牡 四牡騁騁二詩詩語大率相似然所以有說與怨之異者無定焉其說以上知其勤故說耳其怨以下自言其勞故怨耳

常棣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而際哀矣弟求矣朋友於生有所求則愛之死則無所求唯兄弟不然原隰前後無愛之地當是患難之時唯兄弟然後相求且如人夜出不歸唯兄弟則求尋之猶亦也

且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雖盤饌畢備而兄弟不集畢竟不樂妻子好合至和樂且湛後人釋詩皆以人爲私妻子然後兄弟不和此後人以私心觀之也三代盛時兄弟妻子孰厚孰薄宜尔室家樂尔妻孥是究是圖宜其然乎大氏爲家之道兄弟不和妻孥亦不樂樂妻孥和兄弟固一事也須子細思之此理然乎不然乎

出車 觀出車之詩見文王所以爲至德也紂何人哉文王何人哉不言可知矣然文王事紂亦與事堯舜禹湯之君之心無異蓋文王之心但見紂之

爲天子欲爲臣盡臣道而已初不見紂之難事也味其辭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其見天子之尊嚴如此其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其敬奉天子之威命如此其曰王事多難不遑啓居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其憂勤王家切切如此所謂有事君之小心非文王而誰邪此一詩之大意也

采芑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

言宣王長養問新舊而皆登進之也方叔涖止

以統率之則各得其用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此言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篚算第魚服鈎膺備車

說方州威儀車服之盛而人瞻仰尊敬薄言采芣

便可見其必能成功非是閑言語止有瑯玕珩 駘彼飛隼當征伐故喻人才其飛

戾天亦集爰止方州戾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其言

實也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

淵淵進振旅闐闐退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止蠻

荆來威此章方叔宿望如此又有平蠻狁之威先聲臨之宜其來威也蠻荆南也蠻狁北也

庭燎 數問夜如何其雖是勤必竟把來做事被他

動了正如小兒欲看戲徹夜不睡大要只要心使

事不要事使心宣王未免以事使心者也

沔水 序以為規宣王也甚得詩意規者謂言在此

而意寓於彼者也宣王始會諸侯於東都之時諸

侯皆至其後有至有不至者以宣王信詭故詩人

規之將以微意動之而使之自悟沔彼流水朝宗

于海喻諸侯之必朝王猶水之必朝海也然而或

朝或不朝如隼之載飛止必有故也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此諸侯自相謂曰人

情誰不欲安靜誰不欲保其父母者何苦不朝王

第二章重複言之又曰我思念彼諸侯要來又不

來朝則失臣職矣我甚為之憂帝心常不能釋此

兩章但言諸侯義合朝王而或不來是如何莫是

宣王有失德所致然未敢明言第三章則云譬如
飛隼何故至中路而止莫是緣聞民之訛言後不
敢來於是又警之曰我同列諸侯敬之讛言將興
矣此章始言諸侯之所以不來之意大率此詩之
辭却只是諸侯自相警戒而意則所以規宣王使
之自悟毛鄭謂前二章諸侯自相責之辭後章所
以責王歐公謂三章皆諸侯責王之辭若然則非
規也乃刺也詩人之意使宣王自反曰諸侯既是
人人不是喜亂人人欲保父母何故不來又或來
至中路而止是如何必是已有失德所以不敢來

耳且如唐代宗之時魚朝恩之徒在內故李光弼
輩欲朝京師而久不敢進然既云民之訛言則是
訛言已興却又謂恐讒言將興此又見詩人忠厚
之至蓋恐宣王聞之遷善之心必沮故但言汝所
聽者未必是自今當敬之讒言其將興矣庶宣王
聞之唯恐讒言之興遷善愈速耳此詩人深意也
白駒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言此賢者之德本合為
公為侯今乃置之閑地而無用之之期乎

節南山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
言幽王不自親政枉教百姓怨嗟枉得惡名何如

躬親爲治勿爲小人所欺當時非無君子但弗問
弗仕它却厚誣說道無君子此章最見詩人忠厚
不忍歸過於君之意 方茂爾惡相爾矛矢一章
言大臣私相疾惡則如矛盾及其好時則依舊相
疇或好或惡皆是只理會私情更不以國家爲意
末章言所以作誦蓋以窮究王致亂之由又勸
幽王當自化其心不必它求而萬邦皆在畜養中
自今觀之幽王之時世亂如此小人得志如此非
痛掃除如何革亂爲治今家父所以教幽王畜養
萬邦者止在於一轉其心耳此二句極有意味學
者所宜詳玩

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是夏之四月四月
有霜是天道之亂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是人道之
亂天人俱亂人皆不憂我獨京京憂之哀我小心
疢憂以痒詩人以爲世人皆不憂而我獨憂之莫
是我心膽小太過慮乎詩人見衆人不憂自疑如
此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然似無分曉天即幽王
也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定無人不勝所以如
此夢夢然無分曉者蓋天之未定耳天之未定即
幽王良心之未定也有皇上帝伊誰去憎天只徧

覆包函它何嘗懼惡人言幽王良心本不害人有
所蔽惑所以如此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此
言老成人自說縱使我全是聖人誰辨得此等閑
事 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躋此
一章見詩人與當時人所見不同當時人以高爲
卑慢易如此詩人憂心之切看寬却狹如無容身
措足處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言若能如此終可
以踰險何往不可奈何幽王曾於此不以介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若魚在
池沼中自以爲樂不知已在人圈檻中雖尋得一
縫罅安身亦不逃人所見譬如時人生在亂世不
可謂禍不及身既生此世雖身有遠近位有大小
同此禍患如何不憂此所以謂亦匪克樂也 哿
矣富人哀此惇獨幽王之時大夫以爲我雖可憂
如此然在我下者更可憂我已爲僥幸矣大抵人
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自解此乃處憂患
之大法

兩無正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言幽王之政無常如此當我執御慘慘日瘁小臣
尚如此憂其憂可知若高力士爲明皇憂是也

巧言 此詩首言昊天父母人之疾痛必呼天地父母
母僭始既涵僭未確之言讒人必掉冷語為建君
子不容著之則讒不成君子如怒亂庶幾道沮君子
如社亂庶幾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多疑少決讒
之所以入也劉向謂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
操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是也匪其止共共敬
也言非能止於恭敬但為王之病耳奕奕復席三
遇大獲之此四者皆難事人尚能之况讒言易辨
乎荏染柔木至心焉數之柔木以喻讒佞言讒言
之成君子自植之耳使聽之如行路之言何足數
哉彼何人斯至尔居徒幾何謂讒人其實無能為
王所以聽尔者皆天也與孟子所謂臧氏之子焉
能使予不遇同意

何人斯 暴公不敢入蘇公之門此固是為惡者有
所嫌然猶勝匿怨而友其人者此見古人之猶厚
四月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冬日烈烈大
凡世亂亦有好時節都不見得了故不言春止言
秋冬夏而已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此論天下之大
勢言今世雖亂然終歸於治猶江漢雖滔滔然終
歸於海盡瘁以事寧莫我有此一轉也謂世既於

當海鏡且盡瘁事主終有顧我者矣匪鷄匪鳧至
潛遊于淵夫臣之於君子之於人無所逃於天地
之間今既仕矣何所往哉山有薜荔三維以告哀
草木之微尚得其所我却如此雖然不可悔也此
詩之作獨以告哀而已

小明 豈不懷歸長此罪罟治世則去就由君子亂
世則去就曰朝廷念我獨考我事孔庶平時則小
人專其利亂世則君子任其責無常安處言去住
不能只有坐而守死若就此中討道理但正直靖
共神自福沒矣此兩章勉同類也

苑柳 天叙有典君臣本合自有相親道理自非大
無道之世猶不忍捨去惓惓之心有加無已如此
詩皆惓惓望君之意庶幾安靖次章氣象比前稍
薄末章則厭弃之矣人君讀此詩亦當自警人情
雖不忍輕弃君君亦不可全倚靠民至於大無道
則人情厭弃矣

角弓 解解角弓翩其反矣此兩句乃一詩之大旨
角弓之爲物可攀而來者而言角弓苟暫無人攀
則翩然而反去矣九族親之則來疏之則遠義亦
猶此

靈臺 深味一篇之旨而想夫文王在靈臺之時俯仰萬物之動非無不咸在泰和之中如維縱維鏞之類是樂之有聲者攸伏鶴鶴之類乃樂之無聲者皆為天地和氣所動而不能自己然此詩之氣象非宵中廣大而無所偏累者未易觀此

行葦 行葦一篇見仁之全體方苞方體其葉泥泥其生生之意蓋自然而然詳緩涵泳忠厚和藹之氣見於言外當此之時仰觀俯察莫非吾仁千百載之下猶可想見况身親之乎肆筵授几重席緝御其養老之際一一和整如此使有一分慢易之

○集錄三

二十三

心安能若是凡此皆忠厚之實也曾孫維主凡前之所為蓋有曾孫以為之主也於此可以見其精神心術之運矣以祈黃耆頤老者之壽考無已非自求福也

既醉 此詩皆祝頌之辭醉酒飽德不須分酒德作兩事群臣宴飲浹厭飫德已在其中矣君子當年欲成王長如此既醉以酒尔殽既將德至於此妙矣前一章猶自見德此章但見其酒殽德寓其中而化其德矣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猗此三句皆欲其光明之無窮終而復始公尸嘉賓此

章尤妙公尸嘏祭者也言與神明為一而無間如神告享之告享如何以其邊豆靜嘉靜嘉二字臬宜詳味既言成王德之發越著見邊豆之間無非德也如春被萬物萬物皆有春意無不先華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助祭之臣無不威儀亦成王德著於助祭之臣者也故繼之以君子有孝子言邊豆助祭之臣如此皆成王孝道之所致繳前二章也室家之壺詩人推本而言成王之孝由內而推廣之也君子萬年皆其臣願君之言感君之深故其言諄復而不能已釐尔女士以以孫子漢唐晉魏之臣其贊君者不以國富則以兵強不以疆土則以祥瑞皆侈言而無實唯成王之臣深得其本但欲成王得助祭之賢其子孫隨而蕃衍也

集錄三

二十四

公劉一章篤公劉止爰方啓行統論二章篤公劉

止鞞琫容刀此章說遷都相宅登降上下習於勞苦乃是雍容冠佩之貴人也三

章篤公劉止于時語語四章篤公劉于京斯依

蹌蹌濟濟俾筵俾几鋪筵几以告于神也既登乃依乃造其

曹曹與也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饗神也食之飲之君

之宗之饗畢飲福而因明尊君親上之義也公劉難立國大規在於耕戰然教之端禮之始

固已開於五音篤公劉止豳居允荒荒大也又度其西山之陽

以居生生之民蓋生益蕃衍又度所以容之也六章篤公劉止芮鞠之

即此章又言人民足板 上帝板板亂世王道反覆善而反禍惡而反福

即此章又言人民足者有矣出話不然心猶不遠厲王所出號令盡善

而無其實如出恤民之令而無恤民之實雖曰無

善其言猶未遠道也使厲王就其言之善而行之

何遠之有凡伯幸其言之未離道故猶可諫告也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謂就其言之善而使之輯則

民無不和合矣我雖異事及尔同寮凡伯謂我雖

與汝臣異事異事謂尔不憂國我憂國也以與尔

同官故告示蓋當厲王監謗之時不敢與它人語

所可與語者同寮而已前二章已告厲王此章告

大臣我言維服勿以為笑亂世出一善言人皆笑

之凡伯欲言恐其同寮之非笑也故先自言我言

可以佩服而行汝勿笑我當時之亂可知猶慮其

弗从也又引古先民之言而質之老夫灌灌小子

蹻蹻老成者可與慮事後生輩自以為安匪我言

耄尔用憂謔亂世出一善言人必以為古老我言

初不言尔却假憂顏曰可憂是謔我也威儀卒迷

善人載尸世亂不知上下顛倒善人如祭祀之尸

不敢出善言前一章猶自欲

早不可言矣民

之方殿屎民方無告而呻吟無一人揆度而拯拯
之喪亂蔑資民貧而恩惠不下天之牖民此章又
勉厲王謂世如此亂天意轉治實容易攜無曰益
連上文言天尊民甚容易見成有此道理更不假
增益無自立辟我所以不敢如此者以民之自多
邪僻也佞人維藩此章又言何況見成有此幾人
為藩屏不消費力王若懷德天下便寧無事矣無
俾城壞無獨斯畏言小人如今助成君惡及至世
亂眾叛親離它日不見只有君自受憂禍尔敬天
之怒此章又教厲王入道門路主敬而言若能敬
則出話必不肯為不然矣出話不然只緣不知有
天而肆為無忌憚之話也若敬則無此而易世為
三代矣

抑人亦有言止亦維斯戾此言亂世人多以避患
為心哲人亦豈如是哉但人亦之意其無心於世而
謂之愚爾然庶人之愚乃其常病而所以指哲人
為愚者乃意其然於逃免譴戾之不得已爾夫至
使天下疑哲人為愚則為厲王者固無以自解萬
一哲人亦有是心而汲汲以自晦為事其視默歛

不忘君之氣象亦迥然不同矣此武公自警之意也無競維人止維民之則此章指示厲王以爲治之全體也其在于今止克共明刑此深責王之辭也言王只顧目前之樂更不爲可繼之道此亦尚可又豈可不敷求先王之所以爲先王其識慮豈不過我遠甚然尚共敬而明刑况子孫乎蓋武公之厲王之湛樂其視繼紹甚輕猶庶其或畏先王耳視爾友君子止矧可射思友君子者同輩之稱也視爾同輩徒有意於柔輯外貌然不出誠心久必有過故端其本而以不愧屋漏之理告之於乎

小子稱小子者蓋武公王之叔父也然此詩亦不正指王皆假託而言之

桑桑 菀茂也旬陰也劉盡也言周室基業之盛如桑之菀然森茂基業之傳於後亦如桑之蔭於人厲王用小人以斷喪其基業亦如人捋采其桑葉而無復有餘也其業壞則民受其病桑葉盡則民無所庇此必然之理也然采桑之時本不要暴露桑下之人小人生用本不要殘害天下蓋采桑者雖爲蠶設而下之人自然無庇小人雖止欲希爵位務功名然一敗我之國事則自然殘害於天下

詳看前四句其理自見 國步艱資止至今爲梗
大凡禍亂淺時可以推原其亂之所自故其疑亦
有所止至於禍亂深了更無形迹只見天下自至
於大亂蓋由小人浸漬而成之而不可知其端由
也當時既推尋不得却反自疑恐是君子之徒自
有以致之及究其心又元不與人爭競亂既不出
於君子必有任其非者矣芮伯方且不指其人而
謂誰生此災厲之階其忠厚可想 民有肅心葬
云不逮言民自有敬心然而或不之敬者是君自
侮自慢而使之不敬也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民

之服田力穡豈不甚勞君若以爲寶民則以爲好
謂其甘心代人君之力而奉養也 靡有旅力以
念穹蒼大凡疾痛則呼天前幾章尚有力呼天至
此則無力以呼天矣此詩人形容國人困悴之極
也 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者民豈有貪亂之心然
而民既遭亂彷徨四顧無處可逃是以反貪其亂
而不愛其身便得陷於荼毒而死亦是一事如今
人困苦之極則不愛死矣 嗟尔朋友予豈本
知天下之事可以恣爲但如飛蟲然非不可以東
西也然飛而不已則終不免有網羅之患矣 九

之陰女友予來赫者語人之暴責人之峻而獲彼
之怒者理亦當然今既温存告諭望其悔過彼乃
赫然忿怒以加我此亂之所以不可揅也

天作 高山岐山也天下之山皆天爲之也天爲岐
山久矣至太王然後治故曰太王荒之彼作矣彼
太王也岐山因太王而大是太王之岐山而非天
之岐山也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此三句
乃一詩要處後世因物思人如峴山之類以爲人
既亡不可復見所存唯陳迹耳古人觀物則異於
是太王文王雖往而其坦易可行之道昭然皆在
與山俱存而未嘗亡也子孫保此足矣學者能紬
經此旨推此氣象以觀書則物物皆新事事有生
意矣

振鷺 後世如魏晉南北朝其視前代之子孫疑忌
疾惡必欲戕殺剪截意不欲留之於世間視之一
如虺虺虎狼今觀振鷺之詩其於二王之後看得
一似振鷺其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
有斯容味其辭意其見二王後之來止容儀可觀
如此更不見有可疑忌可疾惡處何其與後世所
見若是之異邪又曰在此無惡在彼無戮庶幾風

夜以永終譽蓋聖人動皆天理奉行天討是以在彼初無怨惡在此初無厭斁又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其念念不忘更無已時後世之人小見淺慮沮以私欲而不能動之以天若二王之後望之豈能無怨惡不草之心周公待之豈能無厭斁懈倦之色蘇東坡謂武王殺其父而封其子使武庚非人也則可其意以為武庚其理當叛是皆以世俗之心而度古人之心也為是說者又豈知禹立於舜之朝不為不孝舜用鯀之子未嘗有嫌忌之心哉知此則知此詩之意

門人集錄周禮說

今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
 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
 相調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成周疆理天下之法有
 遠近而差別者有通遠近而一法者如疆以周
 索疆以戎索此隨遠近而差別者也比閭族黨
 之法自都鄙以至于邦國莫不皆然觀上文可見
 此遠近而一法者也其言相保相受相救相調
 相賓所以不同者成周之法計其地之遠近量其
 力之厚薄校其人之多寡五家為比其居甚近非
 齊同其休戚亦可察其奇表故使之相保保有二
 表有保民而王之保有不保其往之保此蓋兼二
 義而言五比為閭二十五家其居亦近此始之彼
 終之此信之彼和之故使之相受此所謂計其地
 之遠近也四閭為族使之相葬百家之中或不幸
 而有死者百家相與以辦其葬事然不使五家與
 二十五家供之蓋力有所不給故也至五族為黨
 方使之相救五百家之中或有大利害大患難非
 百家之所可禦必五百家然後足以相拯救至五

黨爲州方使之相調二千五百家之中或有水旱
凶年飢歲欲以相調又非五百家之所能辦惟二
千五百家則非地必闕此或旱他處未必旱此或
水他處未必水庶幾可以有無相通此所謂量其
力之厚薄也至五州爲鄉方使之相賓閭胥已書
其敬敏任恤族師已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黨正
已書其德行道藝州長已攷其德行道藝何待鄉
老賓與之蓋閭胥所書不過賢於五比而已黨正
所書則又五百家之賢而已州長所書則又二千
五百家之賢而已鄉者萬二千五百家其人衆所
謂賢者必灼然可用故登于天府此所謂校其人
之衆寡也比閭族黨散在周官固不可徧舉且舉
比長一官言之便見得當時之民無一人無係屬
者徙之于此又授之於彼所謂閭民但不耕稼而
已有身即有家既有家則必有所係雖有游手之
民其間日漸月化亦不自知使成周之君長守此
法何緣有不測之變雖有英雄豪傑亦俯首而不
敢倡後世失此法遂使民無所附著游手機巧遍
天下成周之興衰緣此法之有興衰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謂之聚萬民者札瘥

凶荒民皆轉徙而之四者故以政聚之政之十有二其條目須當詳講一曰散利二曰薄征此兩者荒政之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已藏者既散之未輸者又薄之荒政之大綱既舉矣三曰緩刑四曰弛力緩刑謂民迫於飢寒不幸而有過失緩其刑辟以示哀矜之意弛力者平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今則常用者亦弛之不用所以休息百姓五曰舍禁平時所謂山虞林衡皆有所掌至荒歲則徹去藩籬恣民取之六曰去幾平時關防皆有幾察荒歲必要百貨流通使天下商旅出於其市此救荒之要術七曰省禮此則專理會荒政凡禮文之可省者省之如有幣無牲之類八曰殺哀凡是喪紀之節一皆減損所謂不以死傷生專理會荒政九曰蕃樂時和歲豐所以與民共樂樂民之樂亦當息食民之憂所以荒歲不樂十曰多昏凶荒之年多是匹夫匹婦不能自保所以殺禮而多昏使男女自相保之義十有一曰索鬼神麻神不舉並走羣望之類是也十有二曰除盜賊前面說緩刑此說除盜賊此便是經權皆舉處既與民共憂不盡民有過固可哀

考至於姦人亦有同類其姦者凶也者賊民心
動一夫叫呼萬夫背集所以必以除盜賊終之此
止亂之萌大抵聖人之經蓋通萬世而可行者其
條目固止於此然周禮之書六官分職合之則有
總散之則有所司其關節脉理皆自相應只去大
司徒上看未盡若備考六官則荒政秩序可見且
如散利須考太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
征須考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考司寇士師所
掌之刑它莫不然參觀遍考然後可知

土均止掌其禁令古之設官有總大法操體統者又

有斟酌損益彌縫其間者兩者交相濟然後大綱
舉而萬目不遺所謂地土之政載在大司徒小司
徒如以上會之法辨五地之物施十二教并牧其
田野此是總大法操體統者乃是大爲之防然一
鄉之間其土又有肥瘠厚薄無緣事爲之制曲爲
之防須設官斟酌彌縫於其間此土均之法所以
設也土均所均之土地非在大司徒小司徒之外
即是大司徒所掌之土而斟酌損益之若論大綱
土地司徒已自平之正緣其間有曲折厚薄肥瘠
不同土均之職其位下可以出入阡陌周旋井里

隨鄉土均之蓋雖說山林然山林之中又有高下
雖說川澤川澤之中又有高下唯是土均周旋阡
陌然後能均所謂以均地守者是分民授土各守
其地以均地事者是各任其事以均地貢者隨土
而出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和者是斟酌
調和言不改大法而就中斟酌也所謂禮俗喪紀
大法已有大司徒掌之此又就中觀其媿惡其中
又有重中之輕輕中之重雖有正者所頒之禮然
隨鄉各自有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刑不上大夫
禮不下庶人若冠昏喪祭大者固不出先王所頒
其他微細又從其俗喪紀厚薄之等祭祀多寡之
數皆相其媿惡而為輕重厚薄地美俗厚法從重
地惡俗薄法從輕此所謂輕重之法也且如大司
徒施土有二教以祀禮教教又頒土均就祀禮中
斟酌得宜凡事莫不如此

師氏掌以媿詔王伊川先生曰後世知求治而不知
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蓋後世諫諍之官其所
以匡君之惡者未嘗不至若夫從容和緩以養君
之德者則缺焉師氏之官掌以媿詔王者專以從
容和緩養君之德也天惟其與君朝夕相處無一

言之不入而後可以涵養君德故職是官者專以
從容和緩爲事而無一毫矯拂之意不幸而君有
過則有保氏之官在師保二官蓋朝夕與王處者
如師氏說凡祭祀賓客喪紀王舉則從聽治亦如
之保氏亦曰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師氏說使其
屬守王之門外且蹕保氏亦曰使其屬守王闈以
此知二官蓋朝夕與王處者古人立此二官一則
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善不使有一毫矯拂一則秉
義守正以止君之邪不肯有一事放過故人君既
有所養又有所畏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一於
從容和緩則是有樂而無禮一於矯拂正救則是
有禮而無樂此二官所以不可偏廢學者須知此
二官實不相關而實相資又須看得二官不相參
雜則古人之意可見矣以三德教國子其在春官
則以大司樂掌成均而教國子此則又以從容和
緩以媿詔王之師氏以教之古人教國子之意蓋
如此一曰至德以爲道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名
言之謂道者溥博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惟至
德以爲道本則有所據依識得體段二曰敏德以
爲行本既有至德以爲道本須是見之於行敏者

不可息之謂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以至德則言
以爲道本敏德則言以爲行本孝德則止言以知
逆惡者何故此理最難自非實言孝德於已則犯
上陵節之事必有習而不察者矣論實有是孝德
方能免此譬如血氣流通無病之人方識痛痒教
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前既說孝德此又說孝
行今人不識德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
不知此乃行也實有諸已謂之德見諸行事謂之
行既實有孝悌於已矣須見於行事之間然後吾
之孝德愈進親意愈洽此之謂孝行以親父母二
曰友行以尊賢良蓋必盡子弟之職供歸洒應對
之事而後先生長者方肯開發我此之謂友行以
尊賢良又說順行以事師長者蓋無違之所謂賢良
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此之所謂師長者朝夕與吾
處者也朝夕與吾處者其歲月必多矣其條目爲
甚繁才有一毫不順便失事師長之道須是十分
遜悌方可故曰順行以事師長是虎門之左司王
朝此見師氏之官近於王掌國中之事以教國
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與焉前既說三德三行
以立其根本根本既立固是綱目張然又須

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是從幼時便教養之以公爲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公卿故國以政之有中者則教之以爲法不幸而國政之或失則教之以爲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救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用之他日皆良公卿也後世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家之事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異時一旦立朝廷之上委之以天下之事便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爲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人生天地間豈可不盡知天地間事子弟之所以學却是如此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止大濩大武成均五帝之學以五帝之學法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而教之自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學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蕩鼓舞優游澹洽使自得之成均之法雖不可見觀舜命夔一章大畧可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是延請有道德者使之教國子弟以後世私心觀之旣設掌樂之官却不專教國之子弟反資之於他人此若

不近事情以此見古人立心之至公義理之無窮
規模之廣大大抵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死則
爲樂祖祭於瞽宗惟待之其重則責之不輕所謂
君子教思無窮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不特是明
尊師敬長之義使之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是當
時有道德者教之人人也深當時設教有如時兩
化之者人自不能忘先王使之祭於瞽宗亦是因
人心之不忘與身沒教已盡者不同故知古之擇
人非特一時賴之沒世亦賴之其精擇之審不言
可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此所謂教之
集錄四
條目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樂之物而已非樂之
九
德樂之德非有道有德者不能知之亦如言著之
德卦之德中和祇庸孝友所謂樂德也禮以教中
樂以教和樂則導和可也何故兼中言之所謂陰
陽剛柔仁義靡不相備樂雖主在乎和無相奪倫
豈不是中且如乾剛坤柔乾固是剛坤固是柔然
坤至柔而動也剛乾坤何嘗做兩段須於樂上見
得中和不可相離然又不可渾然無別正如乾坤
固是坤至柔而動也剛又須當知乾主乎剛坤主
乎柔舊說以中爲忠信之忠改此一字緣是不識

中字祇者肅然祇敬之謂庸者日用常行之謂孝友者見於事親從兄之間言樂之德也中和是樂之本所謂祇庸孝友就樂上說其端亦自可見節奏嚴整使人肅然祇敬祇之端也條暢流通庸之端也易直子諒之心使人事親從兄之際油然而生孝友之端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誦誦言語樂語非特樂音樂章也後世成周之學政不傳所謂讀誦不過尋行數墨能舉章句而已意思促迫都無生意惟是以樂之理見於言語之間便有感發人處謂之興者託物引類感發興起謂之道者從

容和緩引之於道謂之諷者倍文曰諷聲與文皆增一倍謂之頌者先儒謂以聲節之曰頌抑揚高下使自得之言語者論語所謂食不語寢不言與學者相酬酢謂之語獨自說而無問答謂之言所謂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古人自幼成童舞象非獨善於口耳必教之以動容周旋屈伸俯仰無非至理所在而可爲入德之門先王之舞皆不徒然屈伸綴兆不言之教自在其中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其理至精微三代之衰此事都廢散在末技流於鄭衛鼓動波蕩猶使人生起

澆心因此想象先王之舞安得不生起人之善心
如道家所謂熊經鳥伸養其小體尚能延年豈如
先王之舞足以養其德體乎



